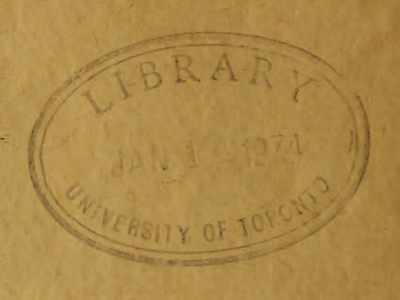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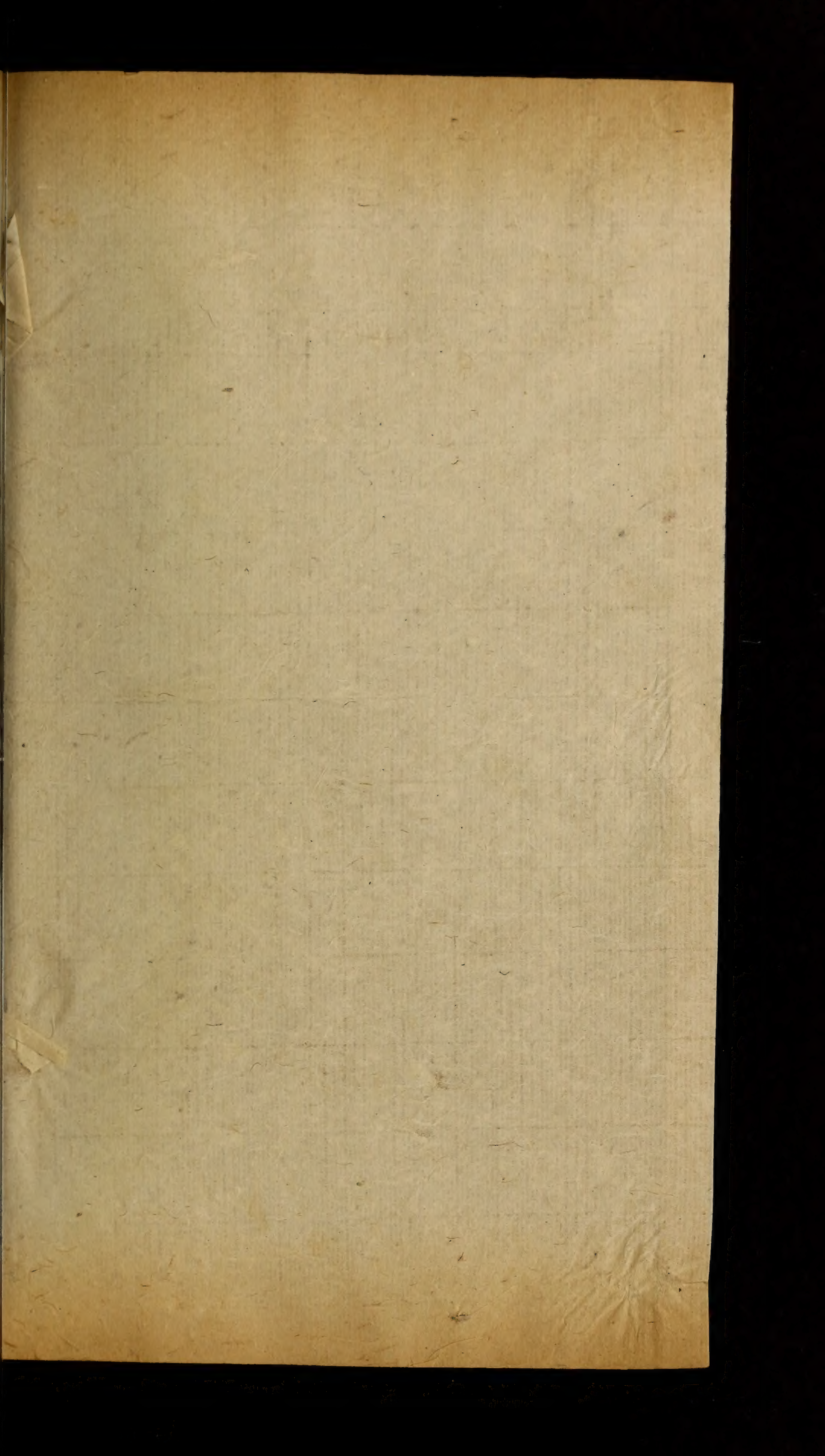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1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345/62
ASIAN COLLECTION



# 大文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九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 後漢紀

### 後皇帝

【綱】己卯，三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現）魏寧陵（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井中。

【發明】龍見井中，叡以之改元，而髦以之自諷，亦足以覘二人之識趣矣。叡雖克終于位，而髦則不免成濟之禍，後世以龍見為祥者，可以觀矣。【註】卷四。【音】叡，見上。

【目】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飛龍在天見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易潛龍勿用）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魏主曹髦作潛龍詩以自諷

【綱】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發明】曹髦之頹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況明逆者賈充而抽刃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蓋嘗觀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名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弑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

以全節予之也【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升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連上聲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司馬孚奔往枕去聲其股而

司馬孚枕股而哭

泰言惟有進於此者

經母

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夜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以戓之于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字陳泰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幷命言以此而與其主並死何恨之有及就

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沉以功封安平今隸眞定府安平縣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綱】六月魏王奐立

【目】奐燕王宇採于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在直隸順天府東安縣公司馬昭迎立之更賴名奐年十五矣

【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亮之子爲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爲尚書令

【目】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

建不與皓往來

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魚〕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綱】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叨〕陽〔故城在廣西桂林府全州〕不克【書法】書亮之伐魏也六伐六書其官維於是亦六伐矣皆不書官何罷維也不量力而數勦民綱目固不得而予之【音註】勦音焦上聲勞也

【綱】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奚〕康【目】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見十三卷〕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棊

阮籍[illegible][illegible] 字伯

阮咸借馬追婢

劉伶攜酒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号平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見一卷二十二無令平聲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鹿頭小車也攜一壺酒使人荷上聲。負也鍤抽。臿也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

嵇康不禮鍾會

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傲坐伸兩見則爲按滕其形之不之而鍛註小冶惟鍊也晉書嵇康善鍛鐵不爲去聲之禮會將去康知其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註去遂深銜銜口恨也之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其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寓意刺昭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見十卷二十八與安皆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免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

司馬昭諭衆

乎免於今之世矣[綱]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目]魏司馬昭患姜維數（朔）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見上卷二十八）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指蜀吳）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力差（雖）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見四卷八）之勢也今絆（半〇繫也）姜維於沓（蹋）中（地名在陝西臨洮府金縣〇姜維伐魏洮陽不克而返以不合黃皓故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見上卷十六）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見同上）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

魏鄧艾鍾會入寇傅僉死節

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今陝西西安府）鄧艾以蜀未有一釁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料）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在四川成都府城東一百五十里）口及陰平（今陝西鞏昌府文縣）之橋頭以防（房）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綱　癸未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　書還守劍閣何著退主漢諱之失也漢之滅姜維爲之

目　魏遣鄧艾督三

恃之難

破蜀不還

萬餘人自狄道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甘松今四川松潘指揮使司沓中見上以綴拙止也姜維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在陝西鞏昌府西和縣趣武街作階。今鞏昌府階州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在陝西鳳翔府郿縣駱谷見上卷十六子午谷見二十七卷二十七趣漢中以衛瓘貫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會過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刺史王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殖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

發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漢人遣廖化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見上。爲諸圍守圍也外助。敕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見上卷三十一。會平行安然而行也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使護軍胡烈爲先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會遂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見上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劍閣在四川保寧府劍州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以拒會。

【綱】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

受九錫見十八卷二九【綱】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目】鄧艾進至陰平見上欲與諸葛緒自江油今四川龍安府江油縣趣成都今四川成都府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咸上聲車載囚車也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諸葛瞻父子死節

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今成都府綿州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今成都府綿竹縣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忱死之漢亡

【書法】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諶書爵書死之傳食者尚瞻父子書官書死之允國成書死之亡國之善爵也以爲國雖亡亦爲無人爲耳周秦亡不書亡此其書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

高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著之 目漢人不意魏兵卒猝至不為城守調去聲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群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謂益州牂牁越嶲等郡見二十七卷二丁一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後帝子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

王諶哭昭烈廟

於昭烈之廟在成都府城南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輿共舉也櫬櫬空棺也輿棺從之者示其君將受死也詣軍門降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得敕詣會降。

遂昌尹氏曰姜維身都將相處師壓境黃皓寵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傳僉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大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不若嗚呼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葛書爵諶書皇子及

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予
予忠薄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右後漢二帝共四十三年。合兩漢二十六帝

共四百六十九年

【綱】甲申 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元興元年○凡二國 春正月魏以檻車見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煑鹽興冶也鑄錢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

姜維說鍾會

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喩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延熙十八年。揚州都督毋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爲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敗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八四卷二十九）。全功保身耶。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

衛瓘執鄧艾

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名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紿臺上聲口誑也言會欲盡阬鏗外

田續襲斬鄧艾

田續報江油之辱

伯玉其不免

衛瓘謝杜預

向雄收葬鍾會尸

兵。二夜轉相告皆徧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斬會及維死。喪狼藉籍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見上七西斬之。艾之入江油見用上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鎭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衛瓘字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

辛憲英料鍾会

昭名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見上三）而我不問。今會爲叛逆。文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格）埋胔（恣○骨枯曰骼肉腐曰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辛毗之女。羊耽之妻）謂其夫之從（去聲）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目]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以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何曾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綱]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目]禪舉家遷洛陽見上六大臣無從

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魏封禪爲安樂公。他日與（讀預）宴。爲（去聲）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山名見十八卷五。）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副相國

左右皆笑之【綱】秋七月。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見上卷末

【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爲副相國。冬十月。立爲晉世子。【書法】劉操書以其子丕爲丞相副此書以其子炎副相國書辭若一。其示人以反復之理。深切矣。【發明】丞相副見二十六卷二十二。

【目】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昭兄師也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倚

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爲世子。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篡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而崩。謚法剛强直理曰武。

綱 乙酉。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綱 秋。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冬。吳遷都武昌。見上卷一。綱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目 魏主禪

司馬孚拜辭流涕

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魏明帝曹叡所築。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悲泣氣咽而抽息也。不自勝。孚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卽皇帝位。奉魏主爲陳留王。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館宮于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追尊宣王懿景王師文王昭爲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有司言御牛青絲紖。陳上聲○紖。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言以青絲爲之。記祭統。迎牲。君執紖。斷。詔以青麻代之。○晉以傅玄。皇甫陶爲諫官。

青麻代青絲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羊祜傅玄論終喪

綱 丙戌 晉泰始二年 吳寶鼎元年 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司馬昭葬在洛陽縣東南

目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曰。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見十三卷 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

猶愈乎。至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黯也。心如斬斫。貌若蒼苴。所以纕要絰杖。俱備苴色。麻在首在腰。皆曰絰。）之禮。以為沉痛。況食稻衣（去聲）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溫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

失國重謠

令太子拜師傅

獨以天性嬌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仲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綱 吳以陸凱萬彧（都）爲左右丞相 目 吳主居武昌（見上）揚州之民泝（素）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見上卷一）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

綱 冬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綱 丁亥。晉泰始三年。吳寶鼎二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爲太子。目 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太傅少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

禮。

【綱】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書法】友占官田，罪也。以無罪書殺，何義？偏也。於是李熹奏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田，以爲非罪則皆無罪也，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以殺書之。

【目】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縣名，集覽云未詳處所。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夜武陔該各占去聲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考問究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溫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兩

（眉批）赦山濤則褒李熹

（眉批）晉武刑賞兩失

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

李密無彼此於人

[綱]晉徵犍爲李密不至[目]晉主徵犍爲（今四川敘州府）李密爲太子洗（先上聲）馬（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綱]戊子（晉泰始四年吳寶鼎三年）春三月晉太后王氏殂[目]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

王祥以德掩言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不能篤孝勿以毁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綱】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目】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綱】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綱】己丑（晉泰始五年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荆州軍事【目】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荆州（今湖廣荆州府）鎮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東莞（官○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王伷（胄○武帝叔父）都督徐

輕裘緩帶

州。今江南徐州。鎮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恕。守也。邏羅去聲。巡也。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百畝為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批甲鈴閣蛤。都督閤內道鈴架以警防不虞。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綱]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書法]故漢名臣何葛傳之倚也錄其子孫晉於是能勸善矣故書予之

[目]濟陰今山東東昌府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

子瞻臨難死義（七見上）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見上五）父子死於其主。息（子也）著、募（二息名）没入奚官（没入官為奚奴）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立字）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廣休不黨

【綱】庚寅（晉泰始六年吳建衡二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城名在湖廣荊州府松滋縣東）

綱 辛卯。晉泰始七年吳建衡三年春。正月。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

目 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現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在江南江寧府西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

綱 冬。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卒。

法 晉書卒何予存厚也於是漢亡八年矣。

綱 壬辰。晉泰始八年吳鳳凰元年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發明 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志亡亂之本且又逆賊之女也

目 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

五可五不可

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至是荀勖又與荀顗。以馮紞（耽上聲）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綱】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爲益州刺史

【目】時汶山（今四川成都府成州）白馬胡（西南夷種名）掠諸種益州（今成都府）刺史皇甫晏欲討之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廣漢（今成都府漢州）太守王濬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爲益州刺史。初濬

木林蔽江

鐵鎖橫斷江路

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今陝西漢中府）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咸上聲戰船）。時作船木柹（費削下木片也）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湖廣荊州府歸州）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短）江路。

[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爲司空。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荊州府夷陵州）叛降晉

[綱]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

羊祜德信懷吳

不及[曰]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去聲）大（也侈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果降晉）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羊祜歸自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初晉遣羊祜出江陵救步闡）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去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去聲）命常通抗遺（去聲）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豈有酖人羊叔子

羊陸交歡

成藥。已合成。熟藥 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 朕去聲以毒藥 人羊叔子 祜字 哉。抗告其邊戍 恕 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帥保境土之正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君君。仁人正誼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白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愛寬厚。待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除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註]宣公十[音]公羊傳

五年楚莊王圍宋楚司馬子反問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歐陽脩也元凱杜預字

【目】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勖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衍字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見上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去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綱】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目】賈

高貴鄉公何否

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魏主髦也見上卷二十七賈充命成濟弒之見」二）何在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充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比石苞以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爲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爲祭酒

[綱]癸巳。（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斷爲郎中。

[書法]（拜官未有書某孫者。書鄧艾孫何。記功也。）

[目]初鄧艾之死（見上九）人皆冤之而無爲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

得無如馮唐之言

山公啓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啓)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見十二卷七)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綱】甲午。(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秋七月。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書法】吏部尚書未有書者。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目】濤典選十餘年。甄(真)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綱】晉后楊氏殂。

攀柏悲號

綱 晉以嵇(奚)紹爲祕書丞

目 紹以父康得罪(見上)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辭不就。濤謂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在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之敗。(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吳諸葛恪敗魏司馬昭於東關)文帝(司馬昭)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儀子裒(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壁。朝廷名曰徵。郡國聚曰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丈入聲)樹。樹爲(去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此小雅蓼莪篇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六莪不讀蓼莪之詩司馬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音註】蕩陰之忠見下卷二十三

【綱】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目】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俱見上十九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

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祝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祝文名重於世。初，周魴房。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在宜興縣白額虎，長橋在宜興縣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石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州府交辟。

綱 晉邵陵今湖廣寶慶府公曹芳卒。書法 卒於是邵陵廢二十一年矣。及晉始卒，魏之俗猶近厚也，故書卒之。目

范粲足不履地
范喬足不出邑里
吳臨平湖開

初芳之廢（見上卷二十七）也太宰中郎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范
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
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
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綱】丙申（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

【書】書譏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爲瑞焉
【法】下晉胥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綱目之垂戒深矣吳
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音】陳湖開見【目】
滅幸不過三四年耳變不虛生信哉【註】四十卷六

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在浙江杭州府城東北）自漢末薉

穢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見上十九之祥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今江南和州長又上言歷陽山在和州城至北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又改明年元曰天紀

綱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目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上聲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

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

乘勝席卷上聲徑至成都見上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見上六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怨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今陝西一中府益今四川成都府之兵水陸俱下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勖馮紞耽上聲尤以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夫與不取豈非更耕事者限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綱晉立

楊珧表請免禍

胡奮戒楊駿

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目】晉主初聘后。前后從女弟。后叔父珧搖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爲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天子以天下爲家故稱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綱】丁酉。晉咸寧三年。吳天紀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秋七月。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

【目】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

分閒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綱 戊戌 晉咸寧四年吳天紀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綱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目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朝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綱]秋晉大水螟螟明食苗心蟲

[目]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今山東兗州府豫見二五卷十九等州。留漢氏舊陂卑。畜水曰陂以畜水。餘皆決瀝水下曰瀝令飢者得魚菜螺同蠃蚌棒。蛤屬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見七卷二十一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

杜武庫

此座可惜

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上聲）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綱】冬晉以衛瓘爲尚書令

【目】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欲啟而不敢會侍宴淩雲臺（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晉主所坐牀也）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賈充密遣人語（去聲）賈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南湖丁氏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爲君子瓘以晉惠不堪爲帝嗣乃撫御牀而有此座可惜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而別立之則瓘之計遂而身亦免矣然其一言階禍既爲帝

焚雉頭裘

羊祜好遊峴山

所疑。又爲賈妃所怨。而[illegible]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則或遠遁。或佯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惓於惠。而竟滅其族。此蓋眈榮賈禍之至戒矣。

綱 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目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以雉頭毛織爲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綱 晉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故城在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侯羊祜卒。

目 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去聲之泣。祜好遊峴賢上聲山。在湖廣襄陽府城南。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

墮淚碑

臺閣生風

之墮淚碑。【綱】晉清泉（賀實云縣名，未詳沿革。）侯傅玄卒。【目】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誦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蛤）生風。卒謚曰剛。

【綱】己亥，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春正月，樹機能（名也，姓禿髮，鮮卑壽闐之孫。）陷晉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晉遣將軍馬隆討之。【綱】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書法】亂華之禍始此，綱目謹志之。【目】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隨何、陸賈，皆事漢高帝。）無武，絳、灌（絳侯周勃

劉淵論隨陸絳灌

王渾薦劉淵

灌嬰共立漢文帝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猶言質子也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搖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

王渾諫殺劉淵

剝面鑿眼

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凉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并州今山西太原府）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綱]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目]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八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去聲）盡力王濬（見上十八）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

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

（見同上）（見上二十四）（見上十五）

杜預諫明年出師

推枰斂手

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退平聲）枰（平）棊局。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强。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語出范文子。見四卷二十一）十一月。遣琅邪王伷。（宙）王渾。王戎。胡奮。杜預。王濬。唐彬。分道伐吳。東西二十餘萬。

綱 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綱 晉詔議省員吏。

目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

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淸靜。民以寧一（見十一卷三）所謂淸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驕）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九卿所居曰寺）併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付三府（司徒。司馬。司空）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極）易（劇與易也）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

【綱】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

鐵鎖鐵錐

大筏大炬

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書法】書死之，予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重予之也。書入石頭何？未及國也。而皓出降，與他不死社稷者又異矣。【目】正月，王渾出橫江，在江南和州城東南。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故城在湖廣荊州府歸州。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迹。水渚有石曰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見上十九。濬作大筏，罰。編竹爲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丈入聲。筏而去。又作大炬，渠上聲。東蘆爲之。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北宜飛渡江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今荊州府夷陵州。荊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夷道今宜都縣。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東。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荊州府東縣治南。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沅原湘二水名。沅水在湖廣辰州府城南，湘水在湖廣長沙府城西。以南，接於交廣今廣東廣州府。州郡皆望風送印綬。王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見上十五。降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

兵威譬如

張悌死節

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去聲）著（丈入聲）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見上同）吳丞相張悌督沈瑩（榮）諸葛靚（靜）帥衆至牛渚（山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諸葛恪）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

風利不得泊

羊太傅

遂爲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伷（宙）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渾遣信（信使）要（平聲）濬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并兩舟而行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見二十六卷二十四）吳主皓面縛輿櫬（見上八）詣軍門降。捷書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上酒也）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羊祜）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

孫秀南向流涕

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孫策，見二十一王卷三十一〕弱冠〔見曲禮二十曰弱冠〕以一校尉〔見卷二十五〕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遂昌尹氏曰：孫皓罪浮於桀紂，張悌知其敗亡而爲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諸葛靚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故綱目於此書諸軍進，則見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予其全節者也。不然，以全吳之衆，無復一人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乎？此固書法之意也。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陶案也。

孫吳背政

【綱】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去行〔去聲〕上荊揚，除吳

弑君不忠者加此刑

苛何政。[書法]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光武之初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於是書曰除其苛政其亦晉以收民之歸也[目]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荊州揚州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五月皓至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見上二十八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賈充弒魏主髦見上二充默然甚愧[綱]封拜平吳功臣[目]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

范通規諫王濬

濬濬參軍何攀勸濬詣與渾由是事得解渾濬爭功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illegible]見六卷[illegible]十七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九見上不得[illegible]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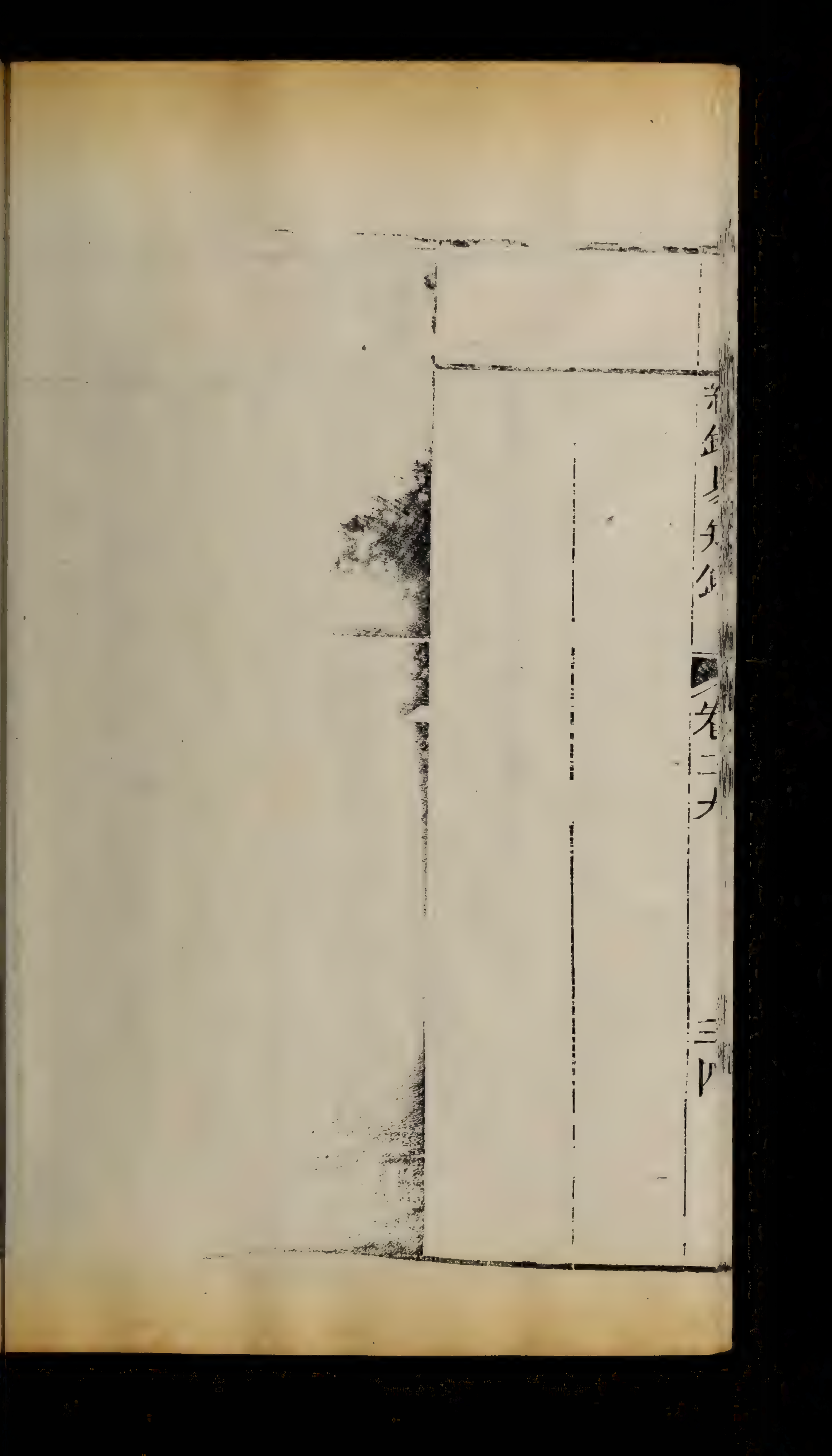
杜預餉遺貴要
詔罷州郡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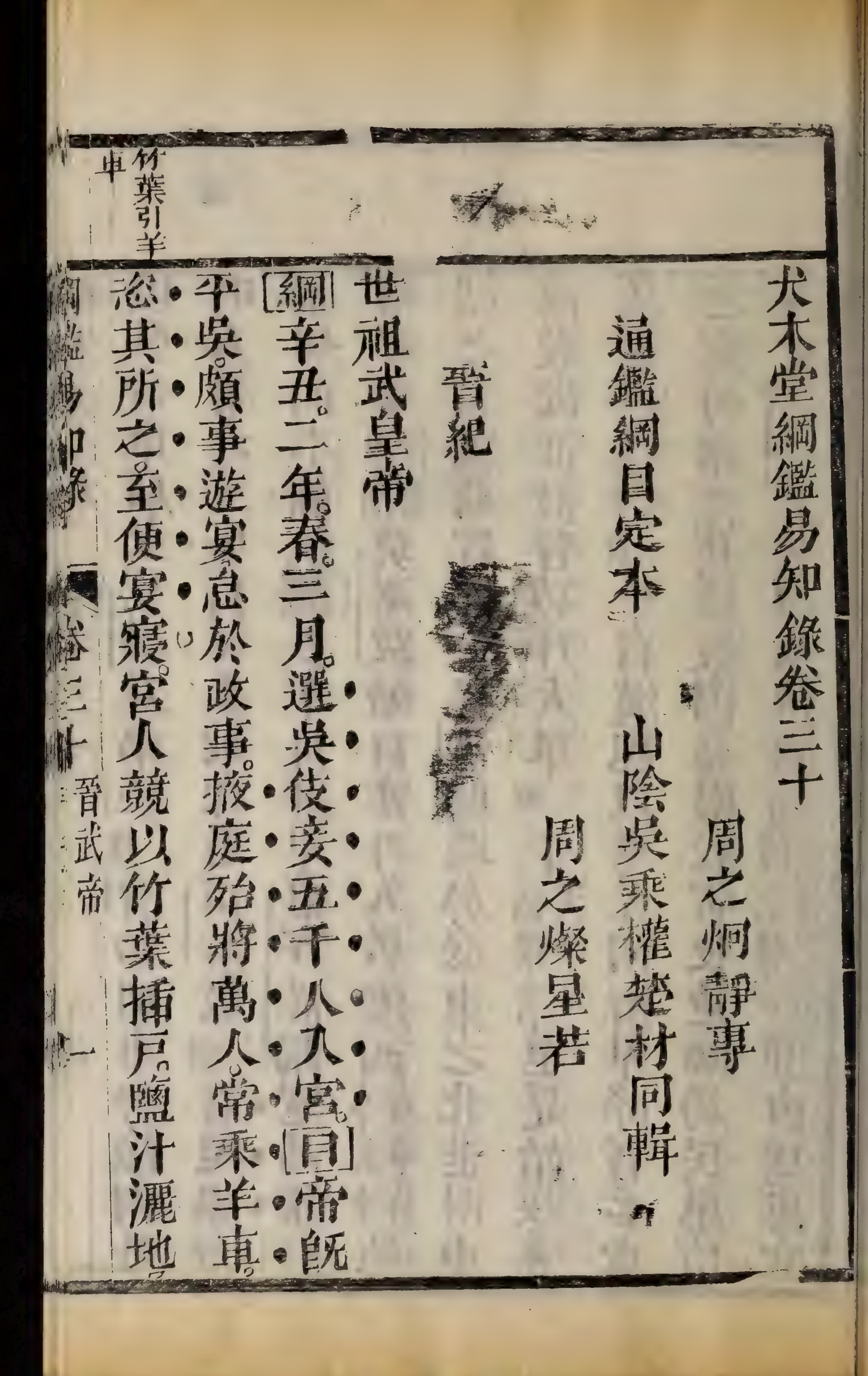
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爲之憤邑邑同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見上二十七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去聲馬射不穿札札甲也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朔餉遺去聲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患不求益也

綱 冬十月詔罷州郡兵

目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晉武帝平吳會已有撤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著其失





竹葉引羊車

大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十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晉紀

世祖武皇帝

[綱]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

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搖）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朔）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綱】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

【目】初鮮卑（東胡種名）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今北直隸永平府）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蟬）于。（猶漢言天子）至是始叛。寇昌黎。（今永平府昌黎縣）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國上聲。獷粗惡貌）。歷古為患。宜

言武不如桓靈

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南夷出入之防房明先王荒服之制見三卷十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養心吳氏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

綱 壬寅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目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

奢侈甚於天災

有直臣固爲勝之中護軍羊琇景獻后文帝后羊氏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武帝后王氏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前揚州都督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生之治天下食肉衣去聲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陝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乞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綱]以張華都督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軍事[綱]夏四月魯公賈充卒[書]充弒逆罪人也書魯公何晉志也[法]賈妃之悍晉武欲廢之楊后猶曰

公尙有大勳勞然則晉之德充至矣書爵所以著司馬氏之心也

【目】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密爲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爲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去聲意，帝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情。姒姓國養外孫莒嬴姓國公子爲後，莒女嫁爲鄫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春秋書莒人滅鄫。襄公六年穀梁傳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援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秦秀引經議謚

龍見武庫井中

中正八損

綱 癸卯。四年。夏。琅邪王伷卒。書法 卒伷何。詳東。目 謚曰武。子覲嗣。

綱 冬。歸命侯孫皓卒。書法 書孫皓卒何。予存。虜也。

綱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現）武庫井中。（見十三卷十三）

綱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夜）劉毅卒。目 初陳羣（見二十七卷十一）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

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謂中正）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

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不任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而隆

連三年日食正旦

不能改。[綱]冬。慕容廆（炎上聲。涉歸之子）寇遼西。（一見上）

[綱]丙子。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司徒魏舒罷。[目]舒稱疾遜位。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發明]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綱]秋。八月。星隕如雨。

[綱]己酉。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降。以爲鮮卑都督。[綱]冬。

奪我鳳凰池

十一月，尚書令荀勖卒。目勖有才思四，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同惆悵。人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賀邪。綱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目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今河南汝寧府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見上卷二六諸軍事，鎮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又徙皇子南陽今河南南陽府王柬為秦王，都督關中今陝西西安府；瑋為楚王，都督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允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王，都督揚見二五卷十九江今江西九江府二州諸軍事。

劉寔崇讓論

並假節見入卷三之國。立皇子乂爲長沙今湖廣長沙府王，穎成都今四川成都府王，晏吳今江南蘇州府王，熾豫章今江西南昌府王，演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王，孫遹廣陵卽揚州府王。匡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居。衣後裾入闇暗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平聲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遹似宣帝司馬懿，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帝爲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殖志行清素，命爲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

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己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綱]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目]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見上卷二十八豪傑幽今直隸順天府冀今直隸眞定府冀州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識謚法安民好與曰惠

[綱]庚戌孝惠皇帝永熙元年不踰年改元夏四月以楊駿爲太尉輔政 帝崩太子衷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立皇后賈氏。

賀善贊曰晉武卽位以來綱目所書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爲樂無深長思是以晉運方新而災異狎至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

音註 齊王名攸見上卷十二太康三年十二月帝以荀勖馮紞之譖出攸都督青州四年三月攸發病嘔血而卒

遂昌尹氏曰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滅裂爲之則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此況嗣君方當痛割之初乃於是日亟舉其典何邪且賈氏既爲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若徐徐從吉亦未爲晚不然則少須見月之後猶云可也今

乃汲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略無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后賈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弒姑殺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綱 五月，葬峻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

睢

綱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書法 書假黃鉞，自司馬昭始。昭自受鉞，駿驟乎然不臣矣。駿始輔政，而居之不疑，不至於自禍不止也。音註 司馬昭見二十八卷二十八。

綱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為太子。以劉淵為何奴五部大都督。

綱 琅邪王覲卒。目 諡曰恭。子睿胄〇即元帝嗣。

賈后廢楊太后

綱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書法 婦廢其姑，大惡也，故斥書賈氏。目 賈后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爲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公繇琅邪武王之子。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王武事故名。皇太后題帛爲書。射不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首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

廢就殺之。遂收珧、濟（俱駿弟）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宗廟中藏神主石室，見上卷二十五）。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有司奏請廢太后爲庶人，詔金墉城（見上卷十三），詔可。

【綱】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目】亮頗專權勢，御史中丞傅咸諫，亮不從。賈后族兄僕、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即韓謐，見上三）與楚王瑋、東安公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郡名，在遼東）。於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

賈謐二十四友

岐盛譖亮瓘於賈后

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綱】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發明】亮瓘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尊后乘隙使楚殺亮瓘而楚亦不免綱目不復分別皆以后殺書之蓋楚爲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楚其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源情定罪歸惡於賈宜矣【目】太宰亮大保瓘以楚王瑋剛愎闢很也好殺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銀入聲○近也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上見

張華說賈后殺楚王

卷二十六且患二公秉政。己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亮遂為肇所執與世子矩俱死。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瓘官屬。如主簿劉繇等。書曰。先公名諡

末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翻撾登聞鼓見五三卷四訟瓘寃。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綱】以賈模張華裴頠危上聲為侍中。並管機要【目】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閒。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遂昌尹氏曰。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日數牛之閒。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綱 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目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綱 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目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 司馬澹 等官。京師肅然。綱 慕容廆 見上五 徙居大棘城 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

綱 丙辰。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綱 秋。八月。秦雍氐 低 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目 初御

周處死節

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今陝西漢中府）王肜（容）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雍（今陝西西安府）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今西安府涇陽縣）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隷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目】齊萬年屯梁山（在西安府乾州）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

將無同　賣李鑽核

亡爲國取恥彤駿逭遣之處攻萬年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絃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綱】秋九月以王戎爲司徒【目】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寀同官爲僚同地爲寀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膾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敎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之類其意蓋言同也戎咨嗟良久遂辟

三語掾

寧馨兒

辟舉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掾官屬曰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嫗於去聲　嫗婦老稱）生寧（甯）馨（亨○猶言恁地）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縱意也）放（放誕也）爲達。輔之嘗酣飲

裴頠崇有論

其子謙之厲聲呼之曰彥國（字輔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卓比舍郎釀（娘去聲 醞酒爲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危上聲）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

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問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江統徙戎論

致堂胡氏曰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虛空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礙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綱 戊午八年秋九月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

綱 己未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

目 太子洗馬見上卷十六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啓顙執

贅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夫關中今陝西西安府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玩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懷土之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瓊山丘氏曰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

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驁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晉之事可鑒也已

晉事可鑒

綱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爲尚書僕射夜

目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賈模數爲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爲毀己而疏之模憂憤而卒裴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

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遜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爲人戇(撞○愚也)騃(涯上聲○癡也)嘗在華林園(在河南河南府城東北魏明帝建)聞蝦(遐)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煑肉使糜爛也)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賈(賈后家)郭(賈后母郭槐家)恣橫貨賂公行南陽(今河南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凡今之人惟錢而已頠薦平陽(今山西平陽府)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張華字)

尉氏雨血

華而不實。裴逸民。裴頠字。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褰裳詩鄭風褰裳涉溱而就之哉。闗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見二十八卷十二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綱】冬。十二月。廢太子遹。見上六七爲庶人。賈后廢之

【綱】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遹於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綱】三月。尉氏今開封府尉氏縣雨血。妖星見現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三台之中台星也拆。裂也

【目】張華少子韙委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遂昌尹氏曰觀綱目所書天變如此讀者猶爲寒心孰謂張華號爲博洽乃欲靜以待之不知弒太后殺太子靜邪否邪當時朝廷昏亂在位者初無足責獨一張華似若可取乃不能聽其子韙之言遜位而去未幾遂赤其族可哀也已

綱 皇后殺故太子遹 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綱 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書法 皇后書弒悼也此其書殺何弒逆之賊也然則曷爲不書誅不以討予倫也其不以討予倫何倫志將竊國則非義討矣張裴附賊后者也則何以書官不予倫之專殺也其書遂殺何殺后遂殺某某則其爲后黨明矣故太子位號詔復之也曷爲不書詔策賈氏之必殺太子然後借以罪之者倫之本謀也不書詔復而

趙王倫與孫秀謀簒位

係之倫。所以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矣

目趙王倫宣帝子。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遣齊王冏武帝弟齊王攸之子。將百人排閤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爲庶人。倫陰與孫秀謀簒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元康六年。趙王倫用孫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乃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於金墉城。見上八。誅董猛孫慮程據等。於是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倫素庸愚復

綠珠

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立臧遹子爲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

【綱】五月。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

【書法】書太孫始此。

【綱】秋八月。淮南王允允見上五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綱】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書法】賈黨也。書殺書官何。不予倫之專殺也。

【目】初。孫秀嘗爲小吏。岳屢撻之。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



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爲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綱】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后尚書郎玄之之女。秀之黨也）

【綱】辛酉永寧元年。春正月。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

【目】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見上）。尊爲太上皇。廢皇太孫爲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王。殺之。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

狗尾續貂

白版封

五星縱橫經天

與皆爲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以貂尾爲飾附蟬爲文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故以爲冠飾盈坐時人爲去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綱] 三月齊王冏見上十六及成都王穎見上六河間王顒安平獻王孚之孫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綱] 閏月朔日食

[綱] 自正月至於是月五星互經天縱宗橫無常

[書法] 嘗書熒惑歲星逆行矣文嘗書五星逆行矣然皆有定所也未有縱橫經天歷數月而未已者自是以後王室相屠天下大亂懷愍播蕩神州陸沉此其應矣[音註] 熒惑歲星逆行見十二卷十五五星逆行見十二卷二十八

[綱] 夏四

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綱】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顒為太尉各還鎮【目】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硯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止也也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王歆說冏奪穎兵權長沙王乂見上六亦勸穎圖冏開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穎母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

歸鄴。見上卷十三。由是士民之譽平聲皆歸穎。

綱 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

綱 壬戌。太安元年。夏。立清河王覃爲皇太子。目 齊王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上表請立爲皇太子。

綱 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書法 冏驕奢廢朝。則有罪矣。其書殺何。顒矜也。冏以顒意初欲附倫。恨之。正也。顒遂懼偪。使乂殺冏。則私矣。綱目書殺。所以著骨肉相屠之禍也。

目 齊王冏驕奢擅權。起府第。與西宮等。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易繫辭下傳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臣願陛下無忘金墉。

張翰蓴鱸之思

見上十七大司馬無忌潁上潁水之上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西去年齊王冏討趙王倫於潁上屢爲倫將張泓所破大將軍無忌黃橋去年成都王潁討趙王倫至黃橋爲倫將孫會等所敗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見二十五卷八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張翰顧榮去年齊王冏辟張翰爲掾顧榮爲主簿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姑菜菰彫胡也江南人呼爲茭草蓴純羹蓴水葵也以五味和煮爲羹鱸魚膾膾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也聶而切之爲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處士庾袞聞冏朞

頴家逃林慮山中

年不朝歎曰吾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閒。今河南彰德府林縣）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徵兵之書）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檄乂使討冏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

【綱】癸亥二年秋七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目】成都王穎恃

功驕奢。嫌長沙王乂在內。不得逞其欲。與河間王顒共表乂論功不平。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歲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羇雞。寄也。旅客也。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陸佃云。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方襲敗之。帝幸緱氏。見十四卷十九。擊牽

白帢

華亭鶴唳

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綱]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目]帝自緱氏還宮。乂奉帝與陸機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宦者孟玖有寵於穎，與機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灼)白帢(慊。帢，巾帽。士服也。狀如弁，缺四隅。)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例。華亭在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俗名唳鶴亭，今爲接官亭。松江產鶴。淚，鶴鳴也。)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陸雲(機弟)及機司馬孫拯(整)下獄。玖催令

孫拯不負二陸

費慈宰不負孫拯



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華上聲。隴兩骨。旁日內外路。見。現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

[綱]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顒進兵逼京師。詔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刺史劉沉討顒

劉沉死節

綱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大

一、小 春正月。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越晉宗室之疏屬。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爲丞相。尋還鎮鄴。見上十九

綱 雍州刺史劉沉及顒戰。敗死之。目 顒聞沉兵起。退入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沉渡渭渭水在西安府城北。而軍。與顒戰。顒黨張輔橫擊之。沉兵敗。沉南走。獲之。沉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去年祖逖言於長沙王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乂啓帝詔沉發兵討顒。召臣之義重。沉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拂袖而起之日。期之必死。葅醢海之戮。其甘如薺泚。詩邶風。誰也。

佳馬何爲

嵇紹死節

謂荼苦。其甘如薺。顒怒。斬之。荼苦菜。薺甘菜。[綱]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綱]顒表穎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綱]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嵇奚帝遂入鄴。越走歸國。[目]穎僭侈日甚。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眕軫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扈戶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

爲越檄（吸○徵兵之書）名四方兵比至安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衆十餘萬穎遣石超率衆拒戰陳珍弟自鄴上（見）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奄（忽也）至乘輿敗績於蕩陰（蕩湯陰今彰德府湯陰縣）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連上聲步挽車曰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薦○灑也）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緩）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

【綱】幽州（今直隸順天府）都督王浚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東嬴公騰（東海王越之弟）起兵討穎

【綱】八月穎殺東安王繇

元帝沉敏有度量　王導識量清遠

瑯邪王睿走歸國〔目〕穎怨東安王繇見上八前議。初帝北征。繇勸穎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見上七沉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見上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舍中之長想稱常人之辭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綱〕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綱〕劉淵自稱大單蟬于〔目〕初穎表匈

叙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見上卷二十八）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祝）文。彎弓三百斤。弱冠（貫。曲禮二十曰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匈奴天子之號、）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列次民籍也、）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忽也、）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矣。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見十六卷二十六、）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匈奴名也。複姓

劉淵說司馬穎

呼延氏。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見上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見一十三卷二十五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陽。傳檄見九卷八天下。以逆順制之。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豎汝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但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以二

部擢東虜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在遼東三萬備北。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

綱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後大掠鄴中而還。

目　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俱東胡之在遼西者，與浚騰同起兵討穎。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

劉淵欲爲漢高魏武

巴氏李雄子

匈奴劉淵稱王

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綱】冬十月李雄巴氏李[illegible]子自稱成都王今四川成都府初巴氏李特據廣漢進攻盛都爲刺史羅尚所殺弟流領其衆流死雄代之攻走羅尚遂入成都至是稱王【綱】劉淵自稱漢王【目】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王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

固辭不就。元達事淵。廣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貫○儀形神觀）魁偉。性拓落（豁達之貌）高亮（高明之貌）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祝）文。鐵厚一寸。射（石）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綱】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見上二十二）僕射（夜）荀藩立留臺於洛陽。復皇后羊氏。【綱】十二月。太宰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見上六）為皇太弟。【目】詔穎還第。而以顒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

政王衍爲左僕射。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越辭太傅不受。

【綱】漢寇太原西河郡。

【目】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取泫氏（今山西澤州高平縣）。喬晞寇西河（今山西汾州府），取介休（今汾州府介休縣）。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葬渾屍。

【綱】乙丑，二年（漢元熙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綱】秋七月，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

【書法】凡書故將，予義也。此其書寇何？成都將也。寇藩，所以寇穎也。

【目】成都王穎既廢，其故將公師（複姓）藩等

石勒爲師懽奴

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武鄉羯結八羯本匈奴別部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焉石勒字世龍初名開有膽力善騎射。幷州見上二十三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池平今山東東昌府茌平縣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牧馬之主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王虓孝平聲遣其將苟晞擊走之。

【綱】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見上卷二六刺史劉

劉弘遣書上表

喬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目】鎮南將軍劉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於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鬭自效於卞莊（見九卷二十）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

【綱】十二月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目】初陳敏（廣陵相）既克石冰（義陽蠻張昌將石冰據臨淮陳敏擊斬之）自謂勇略

劉弘信任陶侃

以運船爲戰艦

無敵遂據歷陽今江南和州以叛又使錢璯等南略江州今江西南昌府其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今江南寧國府內史周玘玘爲安豐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太守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劉弘荊州都督遣江夏今湖廣武昌府太守陶侃將兵討敏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爲

戰艦咸上聲○戰船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綱丙寅光熙元年。漢元熙三年、成晏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太宰顒殺張方戍都王穎奔長安。見上十六 書法方不書誅不予顒以討也方之罪顒爲之

綱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今河南懷慶府溫縣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綱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綱成都王雄稱成皇帝李雄即帝位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

綱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

綱荊州都督新城今湖廣鄖陽府房縣公劉弘卒

目時天下

劉公一紙書

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郡守國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部從事都督屬官先是每有興發必敕部從事分行所屬催督唯劉弘則以手書戢集之故云）至是卒謚曰元

綱 九月頓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

綱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爲皇后

目 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朕去聲）也（鴆毒也言餅置毒於

飭巾。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淸河王覃。見上十九。侍中華混露版見二十七卷四。馳告太傅越。名太弟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遂昌尹氏曰。晉惠庸愚。人皆知之。晉武溺於所愛。不能於子弟中擇賢而立。遂使禍亂交作。四海分崩。綱目於惠帝之事。初無貶詞。然今年書弒太后。明年書殺太子。又明年書遷帝于金墉。書廢皇后太子。幸於乂。奉帝討張方也。越奉帝征穎也。張方遷帝長安也。祁弘奉帝東還也。莫

不悉書于冊，於此見晉惠之爲君，動輒制於他人之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爲主，特一木偶人而已。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是皆愚庸之故也。夫以漢質帝之幼冲，食餅中毒，尚能急召大臣，了了言之，故綱目得以正梁冀之誅。今晉惠歷年許久，乃莫能一言，故雖或者以爲越之所鴆，然綱目不明其故，直以中毒書之，蓋欲使後人知其庸繆，雖其身之大禍且莫能知所以，戒有國者置嗣不可不謹也。[音註]漢質帝見二十三卷二十五。

[綱]十二月。南陽王模誅河閒王顒。[發明]顒顒爲禍天下，傾覆故雖假手於人，皆正其誅。[目]太傅越以詔徵顒爲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遣將邀殺之。[綱]葬太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綱]

以劉琨爲幷州（幷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

